

台灣原住民基督徒：鮮為人知的族群

丁立偉著 黃懿縈譯

台灣約兩千四百萬人口之中，包含原住民族五十餘萬人（註 1），他們的祖先是在新石器時代以前、新石器時代、鐵器時代三個主要時期遷徙至台灣的不同部族，即遠早於漢族殖民者（註 2），後者在十六世紀才開始移入台灣（註 3）。

原住民信主的比例奇高

時至今日，台灣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共有十六族，各有自己的文化和語言。所有這些族群與馬來—玻里尼西亞語言文化的大家族有淵源，他們大多生活於台灣的中央山脈一帶（泰雅族、賽德克族、太魯閣族、賽夏族、布農族、邵族、鄒族、拉阿魯哇族、魯凱族、排灣族），東部太平洋沿岸（阿美族、噶瑪蘭族、撒奇萊雅族、卑南族、卡那卡那富族），以及蘭嶼島上（雅美族，又名達悟族）。

然而，由漢族與台灣西部平原地帶的原住民族結婚所生的眾多台灣人，在法律上不獲認定為原住民。這些混血的平地原住民族，比法律所承認的原住民族受到較少注視，因為近四百年來他們已逐漸被主流的漢文化所同化。西部平原的

原住民通稱為平埔族，事實上他們屬於語言與文化各異的不同族群。

在台灣以外地區，許多人往往不知道這些原住民族歷史中的一件大事，就是他們近九成人口在 1950 至 1970 年代皈依了基督信仰，以長老教會或天主教會為主。早期研究的結論是，原住民族奉教是由於生活極度貧困，使得他們接受基督教，因為外來的外籍傳教士免費分發許多救濟品，如大米、麵粉、油、糖、奶粉、罐頭食品和二手衣服等。可是這樣的解釋未免過於簡單化，因為基督教和天主教傳教士在同一時期也幫助了無數貧困的漢族家庭，但今天基督徒僅佔台灣總人口的百分之二。

熱心信主的原因多姿多采

本人在與孫大川教授、詹端慧女士（輔仁聖博敏神學院原住民神學研究中心的同事）以中英雙語合著的專書裡(註 4)，替這個大規模皈依補充了幾個理由：

- 在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1895-1945 年）期間，原住民族傳統信仰的某些重要部分受到禁止或嚴格限制，例如出草獵首、巫術，以及與小米文化相關的祭典等，因而造成原住民靈性上的真空；
- 受過良好訓練的本地基督教傳道人或天主教傳教員，協助向原住民傳教，易於使福音訊息本地化，進入原住民族的精神世界，因為他們熟知自己的文化與語言；
- 基督教會與天主教會開設了許多社會服務、教育和醫

療機構，為原住民族提供服務；

- 在原住民族傳統而具有嚴格階級制度的社會中，頭目或家長皈依教會後，自然而然會帶領整個部族或家庭入教；
- 長老教會早年在花蓮附近成立玉山神學院，特別為培育原住民族傳道人，儘管從一開始遭到政府的強烈反對，他們仍堅持使用並保存本地語言作宣教與崇拜之用；
- 天主教會對原住民族傳統的祖靈崇拜表示極大的寬容，並保留某些古老的祭典，使之與基督信仰與禮儀連結，例如阿美族的豐年祭、泰雅族的祖靈祭、鄒族的戰祭（Mayasvi）、賽夏族兩年一度的矮靈祭，而這些傳統祭典卻遭到基督教會嚴格禁止。

工業化進程帶來挑戰和機遇

在 1970 年代初，原住民族的大規模皈依告一段落；因為台灣社會急速的工業化對他們根基未穩固的信仰產生鉅大的衝擊，青壯年原住民紛紛被吸引從山地或太平洋沿岸遷移到人口日益密集的西邊的都市如台北、台中、台南及高雄。長老教會和天主教會在城市周邊地區以不同方針應對這個新挑戰，在各地取得不同程度的成果。

長老會教牧促成都市原住民教徒的教會，設立專屬於阿美族、泰雅族或布農族教徒的崇拜團契，由各自族群的牧師帶領。天主教會則嘗試逐步將不同原住民族的教徒融入到城市裡已有的堂區團體，而這些堂區原來的主要成員是漢人。

時至今日，這兩個不同的做法，使長老教會與天主教會的城市教會團體展現出迥異的面貌：長老教會的城市團契聚合同一族群的成員，有利於每個族群保存自己的文化、語言和傳統。至於天主教的城市堂區，往往呈現「七彩繽紛」的面貌，來自多個族群的教徒有時候在同一禮儀中使用不同語言。

值得注意的是，越來越多長老會與天主教的原住民教徒受新五旬運動或天主教的神恩復興運動所啟迪和吸引。另一方面，一些非主流的基督教派和借著基督信仰名義的教派如真耶穌教會、中央教會、摩門教，以及耶和華見證人，也紛紛吸納不少遷移到城市的長老會和天主教原住民教徒。

原住民群體重拾自我身份

除了工業化和人口往城市遷徙，台灣原住民族當代發展史的另一重要特徵，是他們越來越肯定自己的身分，重視復興自己的文化和母語。(註 5)

由長老教會大力支持的原住民族解放運動，與 1980 年代初的台灣民主運動同步興起，確切的關鍵年份是 1983 年，國立台灣大學的原住民學生創辦《高山青》雜誌，刊載了幾篇關注原住民族權利的文章，包括大部分藍領工人飽受可恥的剝削、許多未成年女孩被迫賣淫等。翌年，著名的原住民基督徒歌手胡德夫帶頭創立「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提倡「正名運動」，成功迫使政府修改憲法，將原住民族的法定名稱由「山地同胞」修正為「原住民」。1987 年解嚴後，抗爭運動顯著地升級，在其他許多層面大有進展：

- 1998 年開始的「還我土地運動」，爭取立法保障原住民族的傳統土地；
- 1990 年代初，在國民小學和中學課程加入每週兩小時的原住民族母語課；
- 1996 年成立全國層面的「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 1990 年代末，訂立新法例保障原住民勞工的權益；
- 2005 年總統頒布法令，保護原住民族的基本權利。

原住民本地化運動的貢獻獲得肯定

這些進展不僅催生成自台灣政治氣候的民主化，也有賴於長老教會和天主教會長期辦教育所培養出來的原住民知識分子精英。兩個教會培育傳道人員、牧師或神父的同時，又幫助許多原住民男女平信徒，部分來自貧困家庭，得以接受高等教育。以下是一些與原住民族解放運動有關的基督徒原住民領袖：

- 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牧師（漢名松國賢），布農族的長老會傳道師，積極提倡原住民族自治，在陳水扁當選總統後出任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 瓦歷斯·貝林（蔡貴聰），賽德克族人，曾是天主教神父，當選立法委員後，動議立法允許原住民族在某些條件下繼續在山地狩獵，後於 2004 至 2008 年間擔任原住民委員會主委；
- 瓦歷斯·諾幹（吳俊傑），泰雅族，著名基督徒作家，寫下了不少刻劃處身現代化社會的原住民心靈的詩詞散文，

作品非常動人；

- 天主教作家孫大川，卑南族人，長期以來積極運用漢語推廣原住民族文學，並提倡在山地中小學教授原住民族的傳統價值觀；
- 布興·大立牧師，泰雅族人，玉山神學院的現任院長，熱心推動本土神學；
- 曾建次主教，卑南族人，（編者按：曾主教聖名洗者若翰，1942年生，1972年晉鐸，1998年獲任命為花蓮教區輔理主教）是台灣天主教首位及唯一的原住民主教，積極推動基督宗教藝術及禮儀的原住民本地化。

海峽兩岸原住民可互相啟發

台灣原住民族基督徒團體的生活還有許多方面，可以為中國大陸或其他國家的少數民族天主教或基督教徒帶來啟發。以下的一些例子都在表明，基督宗教世界內這些年輕活潑的成員很值得人們更進一步去了解：

- 台灣擁有幾個漂亮的基督宗教聖地，它們局部或全部以本地原住民族的藝術品，諸如木或石雕塑、繪畫、禮儀服裝、陶器等作為裝飾。其中最值得參訪的天主教堂之一，是台東縣排灣族的金崙天主堂；
- 長老教會與天主教會均印刷了各種原住民族語言的聖經和禮儀書籍，對保存地方語言免於快速消失作出貢獻。
- 台灣教會設立不少志願機構，在預防酗酒和暴力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這些是許多居住於偏鄉的低收入原住民家

庭因缺乏自信和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生活而出現的嚴重問題與徵狀；

- 主要由不同原住民族的修女組成的兩個天主教修會，聖瑪爾大修女會及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在東部海沿的花蓮縣和台東縣，從事照顧弱勢兒童、婦女和老人的卓越服務；
- 多年來，長老教會開辦玉山神學院，天主教會在輔仁聖博敏神學院設立原住民神學研究中心。他們每年出版期刊，探討與原住民族相關的神學與牧靈問題：《玉山神學院報》及《輔神原住民神學牧靈年刊》（通常簡稱《原牧》）；
- 好些著名的台灣人類學家，如黃應貴、謝世忠和王梅霞，近期發表了很有意思的論文，指出基督宗教對原住民族群的轉化和強化作用。

附註：

1. 根據中華民國內政部的統計，截至 2015 年 1 月 1 日原住民族有約 545,000 人；而全台總人口超過 24,000,000 人，其中 23,430,000 為本國籍，620,000 為外國籍。值得一提的是，25 年前台灣的原住民族人口只有約 345,000。此中的差異並非由於原住民族的出生率急增，而是政府 2001 年修訂《原住民身分法》之後，放寬更多台灣民眾保留或恢復其原住民身分：在過去，只有原住民男子所生子女才可以保留原住民身分；修法後，任何台灣人只要證明其直系尊親屬為原住民，即可取得原住民身分。
2. 「漢族」在中國普遍定義為源自中華文化的主體族群，與

少數民族相對。

3. 參見 Liu Yi-chang, Prehistory and Austronesians in Taiwan: an Archeological Perspective in Blundell, D. (Ed), Austronesian Taiwan: Linguistics, History, Ethnology and Prehistory, Taipei, 2001, (Shung Ye Museum of Taiwan Aborigines), pp 366-398.
4. 參見丁立偉、詹端慧、孫大川合著，輔大神學院原住民神學研究中心主編，《活力教會——天主教在台灣原住民地區的過去現在未來》(台北：光啟文化，2004)，頁 15-56。
5. 參見 Lardinois, O. (丁立偉)，*Civilisation chinoise et minorités ethniques: l'émancipation des aborigènes de Taiwan. Un modèle?*, Séminaire d'étude taiwanaise, working paper 3, L'Harmattan-Academia, Louvain-la-Neuve, 2012, pp. 49-56.

□